

文藝翻譯叢書

麗娜

蘇聯·S·安東諾夫著

敏 澤 譯

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藝翻譯叢書

麗

娜

蘇聯·S·安東諾夫著

敏 澤 譯

—5—

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

Lena
S.antonov

本書根據1949年4月號“蘇聯文學”
(英文版)譯出英譯者係Isaacs.

★

版權所有
人民新聞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舊部街三號

★

1951年8月北京印造初版
31×43—36K 78P. 定價P350 文編100—5
36003—4000冊定價6000元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CAE52/06

那天早上，邁德萬地沙河中的冰開始解凍了。

『如今發生的事情真奇怪，』渡船的老頭子阿尼西姆對一個十歲的孩子綽號叫做奧加魯申克的說。『喂，往年這個時候你還可以乘着雪橇過河呢，但是現在它已經溶化了。』

他們坐在幾乎是在壁直的河岸邊緣的村子盡頭那座房子外面的一條凳子上，注視着密密擁塞着的大冰塊前後衝撞着，喧嚷的流過他們，好像一羣喘息着、咀嚼着的污穢的白牛。

『在我們的故鄉凡里基耶湖那裏，冰經常是在這時候解凍的。』奧加魯申克說道。

『確實的，那是因爲你們那裏是窪地呀，但是我們這裏却在世界的頂上……喂，小鬼，河流從這裏流向四面八方，伏爾加河從這裏流走了，德維娜河又從那裏流走了，我到過你們凡里基耶湖，那裏甚至連雪都沒有。』

『咳，有雪的，』奧加魯申克輕蔑的反駁道。

『街上頭天下點雪，第二天就化了，那也能叫做雪嗎？喂，小鬼，我打賭，你們的老鄉們整冬都可以用車子，可是這時在我們這裏，雪下得這樣厚，有時早上你要出門，你就得先把路鏟好。』

『是的，但是在凡里基耶湖那裏，是優美而且溫暖的。』

『那有什麼呢？這裏也還不是那樣的冷，人們成羣打夥的往這裏來。爲什麼？我的小鬼，因爲這裏是一個魚米之鄉——森林，湖泊，什麼玩藝都有……』

『看，老爺爺，』奧加魯申克說，『河那邊有人，他在向我們打招呼』

呢。」

阿尼西姆用手遮住眼睛，向河那邊看去。

對岸水邊上站着一個人，揮動着他的帽子。

『假若他以爲我們能够聽見他說的什麼，那他真是瘋子了，』阿尼西姆說。

『難道他不知道風向別處颳嗎……像我剛才說的，這裏什麼玩藝都有，譬如說，這裏的野山羊吧，在聖誕節前殺一隻，烤烤牠和一條普通的羊腿肉放在一起，你絕不能夠知道其間有什麼區別的。』

『他仍舊在叫呢』，奧加魯申克說，『就站在那裏叫呢。』

『或者說水獺吧。當你到湖裏去，看到蘆葦擺動時，你就知道水獺在游泳了。』

『水獺看起來像什麼？』

『啊，一張水獺皮可值多了……有了它你可以得到大量的麵包，糖和織成品。』

集體農場的農婦們一個跟一個的走過來，望河裏看着：游擊隊員格里沙，一個熱心，但是有些光棍的小夥子，奧加魯申克的母親達莎姨姨，她是一個有一點點刺激就要害羞的女人，四年前她才帶着她的三個孩子從凡里基耶湖附近什麼地方來到這裏，而且漸漸和這個她安居得很好的地方混熟了；農場隊長瑪麗亞·吉洪諾夫娜，一個憔悴而又矮小的女人，眼睛被頭巾遮蓋着。

『誰在那裏嘍嘍呢？』瑪麗亞·吉洪諾夫娜打着官腔問道。

『鬼知道，』阿尼西姆回答道。『他已經像猴子樣在那裏跳了好一陣了。』

『那是從縣裏來的農業家，』格里沙說，『他一定是帶來了新收穫的增產目標，不然就是和麗娜結婚來了。』

有人跑去找農場主席巴維爾·吉里洛維奇了，他頃刻出現在大路拐彎的地方，他的白外衣的胸部和肩部都被染成綠色了，他仍舊是一個年輕的人，但他的稀疏的鬍子却使他看起來有些蒼老。鬍子是新近留起來的。他希望鬍子長起來能使自己的相貌更威嚴，在工作的時候使那些年輕的農場女孩子們嚴肅的看待他。

『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呢，』他遠遠的叫道。『你們全集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想讓我知道。我等他已经等三天了。他是因爲播種運動而來的。』

主席走向岸邊上，伸着脖子，像雄鷄似的高聲叫道。

『裴奧脫·米可海羅維奇！歡迎你！你講的什麼呀？大聲點！』

他豎起耳朵留心的傾聽着河那邊的人講些什麼，但是正在這時候，大嘴，扁鼻子，有着頑皮孩子樣的面頰的麗娜來了，格里沙跑去逗她，裴着要把她推到崖下，麗娜粗暴的叫嚷着。

主席起火了。『能不能安靜一些！』他嚷道。『不要吵鬧，麗娜，不然我把你們全給趕開。』

『不要你說！』麗娜搖搖頭說。

『好，我不說了。你最好聽聽捷門特耶夫同志講的什麼。你有一雙很好的尖耳朵，可是你不去留意聽。』

『不要你說！』麗娜又說。

年老的人主張給農業家派輛車到高羅德茨去。真的，從這裏到那裏有八公里，但是那裏有一座木橋。格里沙說，當冰解凍時，橋也會拆去的。這句話引起了熱烈的辯論。

『請你們慈悲慈悲停止喧嚷吧！』主席嚷道。『麗娜過來聽聽。』

喧嚷停止了。麗娜嚟起嘴，聳起耳朵。

『好！』主席說。

『聽不很清楚。他在叫你說話。』

『呃？說些什麼？』

『停一會。就是這麼回事，他問候你安好。』

主席看起來有些沮喪，麗娜注視着他，忍不住格格笑起來。

主席生起氣來。

『又是你的一個小玩笑，是吧！又開我的玩笑？滾開！』

『你怎麼能够希望我什麼地方都能聽見呢？』麗娜放肆的反駁道。『你以為我是無線電台或者別的東西了。你馬上就要告訴我告訴你高羅德芬的人們說些什麼了。』

這個惡作劇使得全體農民笑了起來，因為誰都知道主席的愛人住在高羅德芬。
茨。

主席難為情的瞪了麗娜一眼，沿着河岸大踏步走去。

『我不知道捷門特耶夫爲什麼總站在那裏喊，』他激怒的說。『假若是因爲重要事情的話，他能够從冰上過來的。』

『你這樣勇敢，你怎麼不自己過去呢！』麗娜嘲弄着。

『我正要去。』

『不要說廢話。』瑪麗亞·吉洪諾夫娜說。

『噢，他不會去的，他不過說說大話而已。』麗娜說。『嚇唬人的。』

主席瞪着她，臉色很憤怒。她似乎要說些什麼，但是轉了念頭。他跑下河坡去，檢起了放在河邊的渡船夫的撐篙，量了一下距離，就跳到流動的冰塊上去。

『事情總是這樣的，』阿尼西姆自語道。『什麼地方沒有她，什麼地方就是和穆安靜的；但是她一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要出亂了。她還稱自己是女青年團員哩！……』

『我並沒有讓他去呀，』麗娜立刻替自己辯護道。『是他自己要去的。管我什麼。』

阿尼西姆搖搖手讓她離開，並且關心的注視着河裏。

巴維爾·吉里洛維奇把撐篙像槍似的撐在肩上，在濕雪上走着。對於在岸上注視着的那些人看來，他的移動似乎不大正常，忽前忽後的，好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樣。

流動着的大冰塊互相撞擊着；處處都有值得跳起的冰塊，但立即破碎落入水裏。翻着浪花。

巴維爾·吉里洛維奇到了河中央，現在他移動得比較快了。而且他確實有着很好的理由走快：離渡口大約三百米，恰好在青壯的樺樹林外面，河突然寬了；這裏大冰塊羣伸展開了，在落了葉的樹外，可以看到張着口的黑水面。巴維爾·吉里洛維奇被沖到了這裏，水沖的這麼快，以致在岸上高低不平的地面

上顛簸的跑着的農業家，怎麼樣都趕不上。巴維爾·吉里洛維奇走到另外一塊有着一個窟窿的灰白色的大冰塊上，對岸上的人看起來像一條小路橫過了它，這塊冰流下去無論怎樣都會流到高羅德茨去的。看的人看到主席跌倒了，又抬起腳來前後跳着。顯然是決定不住是否跳到三四米外的另一冰塊上。

『那裏是最深的地方，』格里沙說。

『他過得去的，』瑪麗亞·吉洪諾夫娜頭也不回的說。

主席在河裏被帶走了很遠。他幾乎到達了樺樹林，阿尼西姆的眼睛有些跟不上他的速度。

老阿尼西姆的眼睛不能像過去那樣好用了。上了年紀使得他雙目昏花，而現在又在風中吹了這麼久，眼裏充滿淚水，什麼都看不清了。

阿尼西姆用手蓋住自己的眼睛，使它們休息一下。現在看起來一切事情似乎都沒有問題了。到岸邊最多也超不過十五碼，水流也不太急了。假使主席能

够渡過河水流得最快的這一部份，什麼麻煩都不會有了。

正在這時，達莎姨姨尖叫起來了。

阿尼西姆取開了他的蓋着疼痛的眼睛的手。格里沙和另外兩個小孩跑下河岸，河裏看不到巴維爾。吉里洛維奇的影子了。中間有窟窿的大冰塊仍在那裏，但是冰塊上空了。而另外也沒有任何人在別的冰塊上。在對岸只看到孤獨的農家前後跑着。

『我的眼睛愈來愈壞了。』阿尼西姆好像小孩子害怕自己看到的東西似的說。『麗娜，他在那裏？』

『我僅僅是和他開玩笑的。……』麗娜支吾着。她的臉色如此的蒼白，以致他鼻梁上的斑點很清楚的顯現出來了。

沒有人看她。老實說，誰都有點生她的氣，她像陌生的人樣一個人站在那裏。阿尼西姆嘆息着也向後退了一步。

『他在那裏！他出來了！』大家相繼喊叫起來。

阿尼西姆張開眼睛去看河裏發生了什麼事情。有窟窿的那個大冰塊旁邊的水裏露出了一個黑點。一個腦袋？是的，那就是他的頭，巴維爾·吉里洛維奇的頭。他游過了冰塊，攀着了冰的邊緣，企圖從水裏爬上來。他的肘部痊癒的動着，而且往四周看着，像是怕被別的冰塊撞跑。阿尼西姆想，可憐的巴維爾·吉里洛維奇呀，要是他忘掉了飄流的冰塊可以撞跑任何一個人的話，那真糟了。

主席一再的企圖攀上冰塊，但是始終沒有成功，他抓住冰塊的邊緣，一動也不動的浸在水裏。

『他累了。』阿尼西姆說。

突然農業家拉着一塊木板出現了。當他沒有到達那塊有窟窿的冰塊以前，阿尼西姆一直沒有看到他。農業家扔下木板，跑向主席，向他招着手，並且把

他從水裏拉上來。於是他們在那裏站了很久，天南地北談起來，彷彿他們是站在縣中央的什麼合適的辦公室裏。『可以點點火吸袋烟。』阿尼西姆評論着。停了一會，農業家和主席用木板作跳板，安穩的跨過了冰塊。

到岸時巴維爾·吉里洛維奇匆忙的跑向好像被烟草的藍烟圍繞着的森林裏去了。農業家疲憊的跟隨着他。

『他們到看林人娜達麗亞那裏去了。』阿尼西姆說。

『你這個東西，真該活活羞死，都是因為你開玩笑，幾乎把人命送了。』瑪麗亞·吉洪諾夫娜轉過頭來對着麗娜說。

『誰讓他那麼認真呢！』麗娜眼睛瞟了一下反駁道。『他過去了，他沒有過去麼？沒有受什麼傷吧？他又沒有淹死，他淹死了嗎？』

『雖然沒有，但在水裏浸了那麼長時間，也够受了。』

『他一定需要伏特加。』格里沙猜想道。

『看林人有伏特加嗎？』

『她那裏沒有，她怕酒像害怕瘟疫一樣。』

但是瑪麗亞·吉洪諾夫娜和麗娜仍舊沒有完。『姑娘，你中了什麼邪？村子裏有你搗亂一刻也不能安靜，你應該結婚養孩子去了。』

『我等著奧加魯申克長大呢，』麗娜甜蜜的說著跑開了。

『誰是她的丈夫我都不忌嫉，』阿尼西姆說。『石頭臘月讓人家浸在河裏面。真壞透了。』

麗娜走了沒有很久，十分鐘後她帶着一瓶酒又來了，她母親是一個消瘦但還頗為漂亮的女人，跟着她，很快的抓着她頭巾下面的頭髮。

『這次你又去惹誰的禍？』瑪麗亞·吉洪諾夫娜問道。

『這一回我要自己去。』麗娜回答着，很快的跑下了河岸。

『不要胡鬧！』瑪麗亞·吉洪諾夫娜嚷道，提起她的裙子，跟在她後面跑